



引子

现如今驯狼人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驯狼人与驯狮人、马戏团演员不同，驯狼人可以一辈子不看一眼金光闪闪的演出服。他们看上去多少有些像普通人，不过还是有迹可循——有一多半的驯狼人会少一根手指，一只耳垂，或者一两根脚趾；他们用烂了干净的绷带就像别人磨破了袜子一样稀松平常；他们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生肉味。

在俄罗斯的西部旷野中活跃着一伙又一伙买卖狼的

生意人，他们捕猎新生的狼崽。在狼崽还湿漉漉、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这些狼贩子就把狼崽从母狼身边夺走，用盒子将狼崽运走，把它们出售给住在圣彼得堡豪宅里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一只狼崽可以卖到一千卢布，纯白色狼崽的售价则会翻倍。据说家里养匹狼能为主人带来好运——名利自不必说，而且男孩鼻子上不长雀斑，女孩脸上不长粉刺。彼得大帝就豢养了七匹狼，全都白如朗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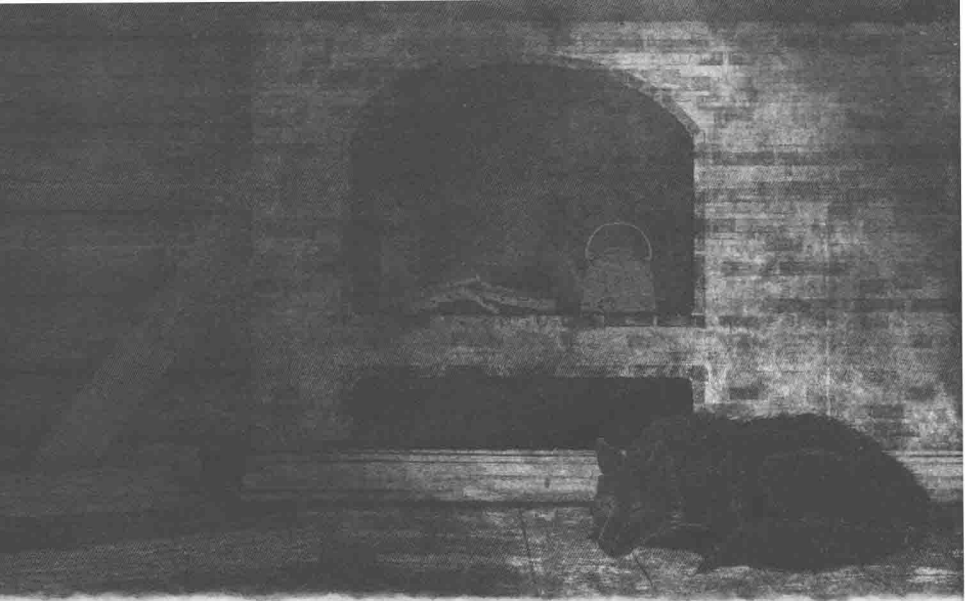
被捕获的狼会戴上金锁链，经过调教后，就算有人在它们身边说说笑笑、喝酒喧嚣，甚至吸雪茄时把烟喷到它们的眼睛里，它们依然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人们用鱼子酱喂养它们，而它们却觉得这种食物很恶心。有的狼长得过于肥胖，当它们摇摇摆摆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时候，肚皮上的毛就会拖在地上，吸附上绒毛和灰烬。

然而，驯狼不可能像驯狗那样，它们也不能被放在室内。就像小孩子一样，狼天生就不能过平静的生活。在被囚禁时，它们总是会变得极其愤怒，早晚会开始咬人，令人措不及防地丢掉身上一块肉。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拿这些狼怎么办？

俄罗斯的贵族们相信杀死狼会给自己招来一种独特的厄运。可不是那种充满刺激的厄运，诸如火车脱轨或丢失巨额财富，而是某种黑暗而隐伏的东西。人们都说一旦你杀了一匹狼，你的生命就会渐渐消亡。在你的孩子长大成人的那一天，战争就会爆发。你的脚趾甲开始向内生长，牙齿向外翻出，到了夜里你的牙龈开始流血，鲜血将染红你的枕头。所以，你绝不能用武器将狼打死，也不能把它活活饿死，你只能叫忐忑不安的管家把它包得好像一个包裹，然后送到驯狼人那里去。

驯狼人将教狼如何恢复勇气，如何捕猎和搏斗，以及如何对人类保持怀疑。驯狼人还会教它们如何嗥叫，狼不会嗥叫就等于人不会放声大笑。最终狼会被放归到它们的出生地，那片土地就如同它们自己一样既冷酷无情，又生机勃勃。





第一章 散发狼味的红斗篷

从前，也就是一百年前，有一个皮肤黝黑、风风火火的女孩。

女孩是俄罗斯人，她的头发和眼睛，还有手指甲自打生下来起就一直黑黝黝的，但只有在她认为绝对必要时她才会变得风风火火。只是这样的情况频频出现。

女孩名叫菲奥多拉。

菲奥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木房子里，木料就来自周围的森林。木屋的外墙上覆有羊毛，用以抵御俄罗斯冬天的严寒；

屋子里点着风灯，菲奥把颜料盒里的每一种颜料都涂在了风灯上，这样一来屋里的灯光就把森林染成了红色、绿色和黄色。房子的门是菲奥的母亲亲手切割、打磨而成的，木板有八英寸厚。菲奥给门涂上了积雪才有的那种蓝色。经年累月，一匹又一匹狼在门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爪印，这些爪印帮她们母女俩打发掉了很多不受欢迎的到访者。

一切——从头至尾——都始于有人敲响那扇雪蓝色的门。

不过菲奥觉得对于眼下这种特殊的声响来说，“敲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这个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有人试图用自己的指关节在木头上凿出一个洞。

但话又说回来，任何一种方式的敲门都很不寻常。因为没人会敲门，家里只有菲奥母女俩和狼。狼不敲门，要是想进屋的话，它们就从窗户跳进来，无论窗户是否开着。

菲奥放下了正在上油的滑雪板，仔细地听了听。天还早，她还穿着睡衣。菲奥没有起床后穿的晨衣，于是她把妈妈织的套头衫套在了身上，套头衫长及她膝盖上的伤疤处。她跑向前门。

母亲裹着一条熊皮做的长袍在客厅里生火，她抬起头，将目光从炉火挪到了菲奥的身上。

“我去开！”菲奥用双手使劲拉门。门太紧了，冰把合页给冻住了。

母亲一把抓住了她——“等一等！菲奥！”

可是菲奥已经把门拉开了。她还没来得及朝后蹦回来，门啪的一声就被推开了，碰到了她的脑袋。

“哎哟！”菲奥打了个趔趄，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嘟囔了一句。听到她的话后，粗鲁地从她身边蹭过去的陌生人扬了扬眉毛，撇了撇嘴。

这个男人长着一张棱角坚硬的脸：高高翘起的鼻子，冒着怒火的部位爬满了深深的皱纹，即便在黑暗中这些皱纹也还是能落下阴影。

“玛丽娜·彼得罗维奇在哪儿？”他穿过门道继续往里走，在身后留下了一行雪迹。

菲奥跪起身，又坐了回去，因为又有两个穿着灰色外套和黑色靴子的男人蹬蹬地从她身旁走了过去，差几英寸就踩到她的手指了。“躲开，姑娘。”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着一只小驼鹿，驼鹿被倒吊着，已经死了，还淌着血。

“等一下！”菲奥说。这两个男人都戴着沙皇帝国军团配发的毛茸茸的高帽子，脸上都挂着一副官气十足的表情。

菲奥追了上去。她的胳膊肘和膝盖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这两个士兵把驼鹿放在了地垫上。客厅很小，两个年轻人都是大块头，都留着八字胡，他们的胡子似乎都要把客厅占满了。

凑近看，他俩其实顶多也就十六岁的样子，而用拳头砸门的那个男人上了年纪，浑身上下最衰老的就是那双眼睛。菲奥的心顶在了喉咙上。

老头隔着菲奥同她的母亲说起了话：“玛丽娜·彼得罗维奇吗？我是拉科夫将军。”

“您想干什么？”玛丽娜背靠在墙上。

“我是沙皇帝国军团的司令，圣彼得堡以南方圆几千英里都归我管。我上你这儿来是因为你的狼干的好事。”说完他踹了一脚驼鹿，血横流过他那只擦得锃亮的靴子。

“我的狼？”菲奥母亲的神色镇定自若，但是她的眼神既不平静，也不高兴，“我没有狼。”

“你把它们带到了这里。”拉科夫说。他的眼睛里透着一股寒意，你不会想到活物的眼睛会出现这样的寒意。“这样一来它们就归你管了。”他的舌头被烟草熏成了黄色。



“不对。不对，您说得都不对。别人玩腻了这些狼，就把它们送到这儿来了，就是那些贵族、有钱人。我们恢复它们的野性，仅此而已。而且，狼是不可能归谁所有的。”菲奥的母亲说。

“夫人，撒谎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

“我看见跟你孩子在一起的那三匹狼了。它们也不是你的？”

“不是，当然不是！它们是……”菲奥开口了，可是母亲拼命地摇了摇头，还打着手势示意菲奥不要吭声。菲奥咬住了自己的头发，把两只拳头夹在腋窝下，做好了准备。

母亲说：“它们属于她，就像我属于她、她属于我一样，仅此而已。它们是菲奥的伙伴，不是她的宠物。以那样的方式咬死其他动物可不是黑子、大白和灰灰的做派。”

“没错。下颌上的印子，”菲奥说，“是一匹体型小很多的狼留下的。”

“你误会了，不要以为我上这儿来是来听你辩解的。”拉科夫说，他官腔少了很多，音量高了上去，几乎要失控了。

菲奥拼命保持着平稳的呼吸。她看到那两个年轻人死地盯着她的母亲，其中一个人张大了嘴巴。玛丽娜的肩膀、脊背和臀部都很宽大，有一身通常只有在男人身上才见得到的肌肉，但在菲奥看来只有在狼的身上才见得到那样的肌肉。至于她的脸，一位到访者曾经说过，她的脸就是照着雪豹和圣人的模子翻刻的。那个人说：“她的容貌就是‘女神，修饰过的女神’。”当时菲奥装作并不以此为傲。

拉科夫对菲奥母亲的美貌似乎毫不动容。“我被派来为沙皇拿回赔偿，我要拿到赔偿，立即拿到。别跟我要花招。你欠了沙皇一百卢布。”

“我没有一百卢布。”

拉科夫一拳砸在墙上。他壮实得令人惊讶，可是他看上去那么年迈、干瘪。木墙为之震动。“臭婆娘！我没兴趣听你的抗议和辩解。我被派来这里就是要让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臣服于沙皇，听从沙皇的命令。”他向下瞟了一眼染着鲜血的鞋，“办成了，沙皇有赏。”说完他毫无预兆地狠狠踹了驼鹿一脚，驼鹿的腿被踹得甩了起来，菲奥惊恐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他朝菲奥一步跨了过来，俯下身子，直到他

那张青筋暴露、跟纸一样薄的脸距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要是我有一个跟你一样傲慢无礼死盯着别人的孩子，她肯定会挨揍的。坐到一边儿去，不要让我看见你。”他揉了揉菲奥一把，挂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勾住了她的头发。他恶狠狠地把十字架扯了回去，然后走出了客厅的门，回到了门道。两个士兵跟在他的身后。玛丽娜示意菲奥就待在原处——平时她给狼打的就是这样的手势——自己追了上去。

菲奥站在客厅门口，等着耳朵里的嗡嗡声渐渐消失。突然她听到一声喊叫，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她穿着袜子跑了进去，在门道里打了滑。

母亲不在那里，两个士兵挤在菲奥的卧室里，房间里充满了他们的臭味。菲奥退出了房间，心想那股臭味是烟味、一整年的汗臭和没有洗过的胡子散发出来的。其中一个士兵长着一张地包天的嘴巴，嘴巴都快咬到自己的鼻子了。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士兵说。他的眼睛瞟过用麋鹿皮做的床单和风灯，最后落在了那副靠在壁炉上的滑雪板上。菲奥跑过去挡在了它们的前面。

“这是我的！”菲奥说，“它们跟沙皇没关系。是我

自己做的。”每支滑雪板她都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做好，每天晚上她都削木板，再用油脂把木板擦得光溜溜的。菲奥一手抓着一支滑雪板，抓得紧紧的，就好像抓着梭镖一样。她真希望自己眼睛里的怒火不那么明显。“离我远点儿。”


拉科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他抓起菲奥的灯，在晨曦中把它高高地举了起来。菲奥伸手去抢。

“等等！”玛丽娜站在门口，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片刚才没有的淤青，“你们看不出这是我女儿的房间吗？”

两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了起来。拉科夫没有笑，他瞪着他们，直到他们涨红了脸，不再出声。他走到菲奥母亲的跟前，仔仔细细打量着她脸上的伤痕。他向前凑过身子，鼻尖都要蹭到玛丽娜的皮肤了。他闻了闻。玛丽娜一动不动地站着，嘴唇咬得紧紧的。他咕哝了一声，把灯抛向了天花板。

“可恶！”菲奥喊了起来，然后缩起身子。碎玻璃像雨水一样纷纷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一头撞向了拉科夫，胡乱挥舞着手里的滑雪板。“滚出去！滚出去！”菲奥说。

拉科夫哈哈大笑了起来，他一把抓住滑雪板，将它们从菲奥的手里抢了过去。“趁着我还没有被惹火的时候给



我坐下，乖一点儿，孩子。”

“滚出去！”菲奥说。

“坐下！否则你就会落得跟那只驼鹿一样的下场。”

玛丽娜似乎被激活了：“什么？你的脑子进水了吗？竟然敢吓唬我的孩子？”

“你们俩真让我恶心。”拉科夫摇了摇头，“跟那些畜生一起过日子真令人作呕。狼是长着牙齿的害虫。”

“你说得……”开口之前母亲的脸上已经写满了对拉科夫的各种咒骂，“不对。”

“跟那些狼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孩子也成了一个祸害。我听说过你们俩的事情——你不适合当母亲。”

玛丽娜发出一声令菲奥感到心痛的声音，那声音半是喘息，半是嘘声。

拉科夫继续说着：“有一些学校，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儿她可以学到一位更优秀的母亲——俄国母亲^[1]所具有的美德。也许我会把她送到那儿去。”

“菲奥。去厨房里等着。马上，快。”玛丽娜说。菲奥立即冲了出去，绕过门的时候她站住了，犹犹豫豫地透过

[1] 是俄罗斯民族对祖国的昵称，类似于美国人民用“山姆大叔”代指自己的祖国。——译者注

门上合页的缝隙偷偷地看着。母亲的脸色扭向拉科夫，脸上闪耀着怒火和其他更复杂的情绪。

“菲奥是我的孩子。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难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玛丽娜怀疑地摇着头，“她比得上一军团你这样的人。要是你一心找死的话，那就尽管轻视我对她的爱吧。父母对孩子的爱——这种爱能燃起熊熊大火。”

“你可真啰唆啊。” 拉科夫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下巴，“你想说什么？有话快说。” 他把靴子在床上蹭了蹭。“你开始变得讨厌了。”

“我想说的是不要碰我的女儿，要是你还想让你那两只手待在胳膊上的话。”

拉科夫哼了一声。“这可不太像女人说的话。”

“大错特错。在我看来这种话非常像女人说的。”

拉科夫盯着玛丽娜的手指——两根手指已经没有了指尖——又看向她的脸。拉科夫的神情令人恐惧，透着一丝无法无天的意味。玛丽娜也死死地盯着拉科夫。拉科夫先眨了眼睛。

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门。菲奥转过身子，让开了路，然后又跟在他身后跑进了厨房。

“你这是在自找麻烦。”拉科夫说。他面无表情地抓住餐桌，一把掀翻了它。菲奥心爱的水杯掉在地上摔碎了。

“妈妈！”菲奥喊道。玛丽娜昂首走进厨房，菲奥一把抓住母亲的外衣，抓得紧紧的。

拉科夫甚至没有朝玛丽娜的方向瞟上一眼。“把画带走。”他说。菲奥家里有三幅画，每一幅画上都是拼成男人和女人形状的用色大胆的色块。玛丽娜非常喜欢那几幅画。菲奥就顺着母亲，让她挂。

“等一下，不要！”她说，“那是妈妈的马列维奇^[1]。是礼物！等一下！给你！我有这个！”菲奥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把项链递给一名年轻的士兵。“是金的。以前是妈妈的，后来成了我的，所以是老货。金子越老越值钱。”那名士兵咬了咬项链，又闻了闻，然后点了点头，把项链递给了拉科夫。

菲奥跑过去拉开大门。她站在门边，雪吹了进来，在她的袜子上落了一层。她浑身哆嗦起来。“好了，你们得走了。”

玛丽娜闭上双眼，片刻后又睁开了。她冲着菲奥笑

[1] 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1878—1935年），俄罗斯画家，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作品以色块的运用著称。——译者注

了。两名士兵无聊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径直走进了风雪中。

“这次只是给你的一个警告。”拉科夫说，他没有理会敞开的门和夹杂着雪花的风，“这是沙皇的命令。沙皇不会任由他的动物被你教会捕猎的狼杀害。从现在起，要是城里的人再给你送狼来，你就开枪把狼打死。”

“不！我们办不到！反正我们也没有枪！妈妈，你跟他说明啊！”菲奥说。

拉科夫没有理睬菲奥。“给那些把自己可笑的宠物送到你这儿来的迷信的白痴捎个口信，告诉他们你已经把狼都放了，接下来你就会把它们都打死。”

“我不会这么做的。”玛丽娜说。她的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这让菲奥感到五脏六腑都在隐隐作痛，她希望能举着一杆枪对准门口的那个男人。

拉科夫耸了耸肩，他的外套随之皱了起来。“你知道违抗沙皇命令的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吗？你还记得圣彼得堡的叛乱分子落得怎样的下场吗？这只是对你的警告。”他朝前门走去，经过菲奥的时候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用一根指头戳着菲奥的心脏，“你也一样，姑娘。”说完他又狠狠地在她的锁骨上戳了一下。菲奥朝后跳了一步。

“要是看到这个孩子跟狼在一起，我们就把狼打死，

把她带走。”

拉科夫狠狠地把门在身后摔上了。



当天晚些时候菲奥和母亲坐在火炉旁。她们清理掉了地上的玻璃碴儿和碎瓷片，还用冰块把驼鹿包了起来，放在柴棚里。菲奥原本想把驼鹿体面地埋掉，在坟堆上插上一座十字架，再为它举办一场葬礼，可是母亲不同意，如果冬天继续冷下去的话，或许她们就需要吃掉它。菲奥把脑袋靠在母亲的肩头。

“妈妈，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她问道，“他们说咱们必须把狼杀掉。咱们不会的，对不对？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不会的，宝贝儿！”玛丽娜的手臂搂住了菲奥，在那条手臂上伤疤和肌肉纵横交错。“当然不会，只是咱们得小点儿声，还得警觉一点儿了。”她哗啦哗啦地拨拉着烤在炉栅上的栗子，把一个栗子拨进了菲奥的手心里。“狼就是这样做的。咱们也能做到。难道咱们做不到吗？”

当天晚上套上滑雪板的时候，菲奥心想，她们当然能做到。就整体而言，人类对于菲奥来说可有可无。她真正



爱的人只有一个——带着那种让人麻烦缠身、蹲进监牢或者留名青史的极度骄傲，她觉得自己的母亲无所不能。

菲奥滑了十分钟才滑到已经变成废墟的石砌小教堂。教堂的门厅里有三尊残破的圣徒像，它们的脑袋都不见了，其中两尊的身上还长出了一层鳞片似的苔藓。尽管没有脑袋，这几尊圣徒仍然显示出一副对自己的遭遇毫不动容的样子。教堂只剩下两面半的墙壁还矗立着，屋顶早就化成了粉末，落在马赛克镶嵌的地板上。台下的长椅都还在，不过已经被蠹虫啃噬掉大半。教堂里还有一座圣母玛利亚的大理石小雕像，之前菲奥用嚼过的树枝头把它擦拭干净了。要是光线充足的话，仔细看，你就会看到墙壁上曾经描绘着金色的人像。菲奥觉得这个小教堂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

教堂里住着三匹狼。

一匹是白色的，一匹是黑色的，还有一匹基本上是浅灰色的，只是长了一双黑色的耳朵，还有一张政客的脸。这三匹狼算不上驯服，你呼唤它们的时候，它们绝对不会过去，不过它们也算不上野性十足。邻居们都说菲奥的身上也带着一股子野性，一看到她那件散发着狼味的红斗篷，他们就感到恐惧。不难理解，菲奥和她的狼会成为最